

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目錄

葉盛

題趙松雪與卞氏手書後

張寧

德清人

林節婦無價珍詩卷序

節婦郡人丁景賢女

退修詩集序

長興吳琬父者

趙松雪書洛神賦跋

彭華

湖州府圖誌序

藝文補

卷三十一

目錄

何喬新

花谿集後序

沈夢麟著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冊後

爲郡人沈清之父

題元祐黨籍碑

爲歸安沈千

潘壬論

壬郡人爲濟王竑起兵

張元禎

北堂萱夢記

爲烏程閔莊懿公

李東陽

十同年圖序

閔莊懿公家藏

題聚芳亭卷後

亭在晨溪

季琮

安節精舍記

爲德清嵇琰之配孫

程敏政

贈張君廷曙知孝豐縣序

水晶宮客詩引

爲寓公汪廷器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吳寬

稽氏遺墨詩序

爲德清稽啓明

樵樂存藁序

長興吳疇著

跋解學士筆舫銘

銘爲郡筆工張文寶作

跋所錄楊叅謀諫後

爲郡人張文蔚撰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跋趙文敏公手帖

跋趙仲穆馬圖

吳京希周字說

楊循吉

雪溪新造石橋記

李夢陽

送石庵先生歸序

石菴蔣恭靖公瑄別號歸安人

太白山人傳

寓公孫一元

湛若水

蔡生玘歸吳論學一條貽之

蔡德清人

劉麟

寓公

湖州府誌序

送浦海濱擢國子助教序

海濱名南金歸安諭

重修安吉州廟學記

重修胡安定先生墓記

兩山記

爲烏程凌公震

湖南崇雅社引

門門銘

邑侯萬西原去思碑

廣西橫州判官雨舟王公墓誌銘

雨舟名濟烏戌人

處士吳甘泉墓表成告文

甘泉名琬

吳甘泉入鄉賢祠文

示編

陸崑

歸安人

竭愚忠以申至計疏

廣忠益審聽斷以隆聖孝疏

股肉銘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題趙松雪與卞氏手書後

葉盛

名印古人用以識姓名而已若職官居室亦有之書牘具禮有等差其所施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其辭則前后一也後來人不理會此于是印章之文不典之說極其奇巧之多至不可勝數甚者昧于小學啓劄等書所遣書牘之後着具禮如前語不惟使人厭觀而又可笑蓋

比比而然此毘陵下明遠所得吳興趙文敏松雪翁所
答書也觀松雪書前云再拜後亦云再拜其鈐蓋發封
一印則惟曰趙子昂氏耳流俗之人得是書而覩之其
亦可以少寤哉明遠字次山宋統制兼兵部尚書知洪
州長卿六世孫仕至兩浙都運總管其父竹所翁亦名
上松雪寔交游其父子間明遠又松雪所薦士云

林節婦無價珍詩卷序

張寧

無價珍美節婦也節婦爲吳興王景賢之女年十九適
里人林英方九日而林竟以事死於官節婦不再從水

幾其姊亦以孀居願守家法迄今三十餘年所志無愧
其亦希世之君子乎里之人多詠歌之久而成卷吾師
雲壑先生題其首曰無價珍友人徐文裕以舅氏之故
請言申其義予惟天下之物可寶者衆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人皆得而有焉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什百千
萬舍曰欲之而不可得今富家翁好事泥車瓦狗無籍
百千以貯玩樂然閨門失禮徃徃弗貸豈愛名節不如
愛物耶雖罄所有不可得也夫以富家欲罄所有而不
可得則中下之家所以得此者豈十百千萬之致耶蓋

非不可得其身不可得其心耳彼珠翠可以悅吾目文
錦可以華吾躬子女可以養吾生婢侍可以足吾用不
此之取而乃甘於餓死溝壑者何也不動心也惟其不
可動是以不可得昔豫讓爲臣智伯死無後吞炭漆身
伏橋塗廁必欲報讎而後已斯時也使襄子購以千金
之價果可易其心耶噫智伯無後則豫讓之忠無望於
智伯矣林氏無子則節婦之心亦無望於林氏矣以無
望於人之心而視珠翠文錦子女婢侍吾見其雖多弗
爲矣嗚呼節婦一女子而能守正不虧化及宗室使人

擬之於無價彼漢之楊雄晉之馮道唐之王勣宋之范
質之類徒以席珍待價出事其君一旦變而易辭略無
愧怍曾一婦人之不如尚何足直耶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難愈可見矣無價之珍豈過稱哉雖然婦人以身
事人與之同生而同死故夫死稱爲未亡人必至於亡
斯可矣文裕其勉之他日必有爲立傳者

退修詩集序

張寧

退修詩集長興吳先生所著述張淵子靜所選定先生
子琬業刻梓以傳奉求余序吳爲吳興呂山舊族富貴

克顯自好者將志氣盈溢不服讀書爲文章卽爲亦不
至此編文采風韻實與山林韋布相照映略無純綺儀
衛之氣其意見當有高致所作凡涉於父子兄弟朋友
故舊皆紆徐婉曲情不能已其蘊積當有實得至於仕
途往返雖在勞勤靡及之時不忘謙卻引退之念其感
遇似有不得其平者惟意見高故所言多清逸脫灑不
蹈於迂滯蘊積實故所言多溫厚惻怛不流於靡麗感
遇或不平則發於詞語者自不能無咨嗟畏惜而亦不
至於放蕩悲傷皆可述也集中諸體略備五言律尤近

唐初藁十二帙子靜裁爲七卷琬文通行古優出時倫是舉也雖未識先生者讀之亦可以逆知其志而爲之興思起羨予亦其人也此豈富貴充顯之所必得哉盛而有傳美而能彰然則琬之紀述又當有不止於文字者矣

趙松雪書洛神賦跋

張寧

柳誠懸謂洛神賦合有數本今所見惟十三行虞邵庵嘗跋松雪所臨洛神賦晉引柳說且云昔在翰林兄公出此賦真跡九行又十三行別得之計其歲應是後此

書十餘年乃得之耳邵庵居翰林在延祐間此卷乃大德辛丑所書相去十餘年適與後十餘年之語互應可訝也然自唐以來臨榻相似嘗見松雪模蘭亭叙雖結字絕小而行款疏數點畫形象無一不與禊帖準此帖雖出入王氏法中而意態分布自成格致可辨也况誠懸所稱十三行自嬉至飛與此卷多寡不合縱令卽合則十三行之外出於松雪者固不少矣據此則此卷當爲公平生已成家之書不煩復以臨榻論也獨不知邵庵於公所見九行真蹟卽是誠懸所云者否豈所謂數

本之中固有晚出而松雪翁之變合行草書亦不止一二作而已耶海虞令唐公敬申博洽多才得此而珍重焉亦必有定見者爾

湖州府圖誌序

彭華

古者列國皆有圖誌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史掌邦國之誌而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誌蓋倦倦於察土俗便民物周知利害故設官之詳如此此先王致太平之良法何其密也後世職方之職改小史之官廢土訓誦訓之典不行而郡國不復以圖誌爲意矣其或稍加

之意而考據不精筆削不當又徒取虛糜妄作之譏嗟
乎先王致治之良法欲興舉於廢墜之餘其可以不愼
重耶湖郡舊誌漫不可省獨有宋人談鑰一編出於里
巷之作事粗可據文頗蕪陋續焉者竟寥寥景泰間司
訓茹蘇陳順因 朝廷采輯廼取談誌正訛補缺續以
成編僅藏學官成化甲午太守九江勞侯鉞政務之暇
慨然有 茲斯亟命郡士張淵增所未備而躬自校讐
釐其 揭之以地圖繼次第其事實而以詩文之有關
於質者終焉彙集臚分總二十二卷蓋於職方小史之

所掌土訓誦訓之所道兼舉無遺而又有加焉旣銓梓
以傳因走書於郡人方孔目謨請予序之予惟湖在浙
西古揚州之域吳始置郡司馬渡江王謝繼爲守爾後
清流美士餘風遺韻乃相續及宋安定教興詔取爲太
學法於是天下之士咸仰下風而望餘光矣至我皇
明定鼎金陵郡於京畿密邇仰荷國家深仁大澤涵煦
養育百年之久民皆樂業賦稅供上上耕桑之富甲天
下詩書文物之懿亦日以盛昔賢以爲江表大郡驗於
今日良不誣已比者勞侯又以愷悌宜其民民相從相

忘優游於太平無事之天於斯時也而舉先王廢墜之
典以垂示後人使後之官於斯游於斯生長於斯者取
而觀之不勞諏詢可以坐得其形勝物產民俗與夫古
昔之可法可戒者因以決興革審避就而其賢者直思
與古之豪傑並驅爭先以同垂聲光於簡策則於 聖
明治化無疆之助豈曰小補之哉

花谿集後序

何喬新

古之君子志于不朽者知立德立功之未易則銳意於
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者無慮數百家然不

數世輒漸盡泯滅而無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意
觚牘之間豈不欲傳于久遠哉然卒至於亡滅豈其學
術之不純邪抑其材氣之有所局邪是皆可悲也幸而
有賢子孫爲之收拾則雖不能傳于天下猶能傳于一
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其一二粹爲類編則遂以不
朽矣而世之得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
谿集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在勝國時以明經領鄉薦
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
益肆力于詩文薦紳先生多推許之入國朝以來三

校文閩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以賢良薦徵之辭不起高皇帝知其老不强也年九十而卒平生所作詩文卷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舊隱而名之也先生卒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邊鄙而家集散逸多矣久之其玄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錄以歸旣而清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乃請副使同邑陸公某編次成帙又得副使同郡吳公懷德校其謬舛嘗請大司寇莆陽彭惠安公序之近又請予序予竊評先生學術正材氣優其發於詩文

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雄偉如
元人而無其風沙麓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蘇
天爵者出而類選國朝之文於此集必見采錄焉先
生之不朽其在此也而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于其末
簡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冊後

何喬新

挽詩一冊大夫君子哀碧梧沈先生而作也先生吳興
名家其父以事謫戍撫寧先生長于戍所而讀書篤行
喜吟詠兼工繪事有薦于朝者召入供奉始徙家京師

同時被召者多得美官先生恬退不肯干勢要故不沽一命以歿君子哀之先生將歿遺命諸子曰葬不歸故鄉猶不葬也諸子以貧不能歸葬旅殯都城外者久之君子尤哀之此挽詩之所繇作也旣而先生之子清刻苦力學思立其身以顯其親遂以明經登進士第出宰名縣入爲郎官朝廷推恩贈先生刑部主事錫之勅命君子曰先生膺是寵命亦足少慰矣清奉使南畿始扶旅襯歸葬君子又曰先生復魂故丘庶幾瞑目矣相率追賦虞殯之章以舒其哀清今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出

此冊示予閱之盡卷作而言曰先生善人也清其孝子
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有焉傳曰立身行道
以顯父母清無愧矣嗟夫爲人父爲人子者讀是詩亦
將慨然興起乎遂題其後而歸之

題元祐黨籍碑

何喬新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
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奸黨
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
世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

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間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雪川沈曄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榻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予瞻仰之餘肅然起敬

因識于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不拂於京者覽此碑
尚亦自省哉

潘壬論

何喬新

史彌遠廢黜皇儲援立宗室潘壬起兵立竑其名甚正
其事甚偉然迄以無成何也輕舉而寡謀也夫舉大事
者固當本之於義亦必濟之以謀彌遠秉政十有餘年
宰執皆其腹心臺諫皆其鷹犬列闔皆其爪牙人心服
之久矣壬以雪川布衣無令長之權無一旅之衆無興
衰拯弊之略無撥亂反正之才在朝無內主在外無同

謀不度德不量力不相時而欲以區區漁人徼倖於萬一惡得不敗哉王旣自赤其族竑亦不得其死盖有由然矣易曰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其王之謂歟或曰王之輕舉寡謀固有罪矣然則材薄力弱者將坐視亂臣賊子而不討歟曰爲臣者居其位享其祿國家有難死之可也偷生以苟全非義也爲民者耕于野食于家國家有難相時而動可也觸禍以亡族亦非義也知此者可謂權矣

北堂萱夢記

張元禎

子與親精神相流通存與亡一也蓋親之氣禪之子而子之體親之遺親亡矣而子存則氣之根蒂存氣之根蒂既存苟盡誠以格之或盡誠以思之則已往者寧不復來而已屈者寧不復伸哉往者來而屈者伸彼儀容之肅然有見聲音之慨然有聞蓋寔昭昭乎耳目而非想像髣髴焉者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弗信矣夫侍御烏程閔君朝瑛喪其母孺人嚴已數十年嘗念之不已行部際更深夜寂每夢見焉凡夫母所以撫子而子所以奉母者靡不備極而宛乎如生薦紳士夫聞

而嘉之長篇短章播之詠歌不一而足間以示予予謂
觀此夢尤足驗子與親精神流通之無間而君於母尤
足見其思之之誠也何者人之沒魄有定所魂無不之
無不之則山川莫隔今昔莫間君如家居常有母孺人
之夢奚以驗其精神之流通今奉 天子命巡按東西
南北去母孺人墳廟動數千百里顧常常夢見之此其
流通爲何如魂與魄交心思其間而有夢曰思是夜或
夢是此爲有係之心何足見其誠君行部也所思必日
于國日于民忠有負于 天子奚暇他及顧常常有母

孺人之夢是豈於口之思自非孝親之誠素積于中爲國與民有不能遷以泯焉者夫豈能然夫豈能然嗚呼孝弟人之大本也君爲御史持大體略細故百度以貞羣吏以肅風裁凜然而其篤於孝親乃如此則大本立矣人與天地間萬物同一氣其精神之流通亦猶子之於親也誠且能形乎親之已沒者況乎民情物態以一誠感之安有不應哉孟子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君異時大用可與能推此夢此心以及天下天下蒼生庶有賴矣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予深有望於君焉

觀旣因書此以識之

十同年圖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頗白鳶肩高聳背若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鬚白鬚幾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

半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
治又一曹微鬚頰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
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
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
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
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
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
廉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
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

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麗髭數莖白且盡
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若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
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態得其形模意態
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
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
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
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
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

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
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往時
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
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
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摠志效力各執其
事以贊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
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
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
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

聚建功業于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
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
豈徒爲衆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
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燕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
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
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
迭和鳴太平之盛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
情寓意之地也因萃而序之以各藏于其家閤公名珪
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

戴公名珊陳公名清王公名軾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寒
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
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于弘治十六年癸亥三
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題聚芳亭卷後

李東陽

少保吳興閔公朝瑛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卷間以
視予介甫蓋其祖字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
類耳序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學正陳遇所著稱亭
扁爲九臯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字亦已逸去矣詩若

于首皆東南名士而緇黃之徒亦與焉詩不必工其字
畫性性得松雪餘意有趙桐生趙肅者尤爲近似意者
或其族人陳恂者亦號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
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漢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
析爲縣隸嘉興府嘉興固湖州鄰郡平湖或其鄉名昔
已有之亦未可知也湖經元亂張士誠爲之驅馳納之
盛世得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以科甲起家
位登三事文學治行爲累朝耆舊元宗振業于前有光
而其先世之清風雅尚託之冠裳鉛槧之餘者吾能徵

之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蕩爲浮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原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旣爲補書亭扁于卷首因復識其後如此云

安節精舍記

鄉里相傳名繡經巷

季 琮

去德清治半舍所里曰澈著姓嵇氏世居之去家之南數十步而近舊爲祠像設真武神因拓爲精廬蓋故處士瑤之配孺人孫氏華年守志于以清修而老焉扁曰

安節尚德也孫姓望一邑其先有明之徵之者伯仲友
愛隆甚連姻宋丞相謝曾惠正王之後被旌爲義門嘗
構春熙晚翠二亭名人魁士多所題咏故明之四世孫
巨源處士號春熙志昭先德孺人之父也孺人旣笄歸
嵇氏年三十喪其所天卽屏棄脂澤爰立伯氏之子昇
爲嗣日唯蔬食究心內典繡妙法蓮華經七卷因禮東
天目住山壽峯善禪師求示法要號寶心居士復以其
兄之女侶居修靜因爲其徒曰善德俾嗣于是又置田
地二十六畝爲饘粥香燈之具且戒後之人毋有所預

今年蓋七十餘孀居四十年秉心如一日與昇之生母
沈孀人並居一堂宗黨瞻望如兩水壺雙節輝映其嗣
子昇方以學行升成均祿仕有日此易所謂安節亨者
也孀人謂茲精舍不可無以示久遠乃命昇疏其畧介
師以記爲屬予惟節行人道之大闢風教之所由始故
詩錄共姜之節春秋美伯姬之行其示天下與來世之
意深矣稽氏二賢母安貞秉節而鄉邑稱首視古淑哲
可以無愧蓋孫孀人自以夫君蚤世乃崇信釋氏之教
嚴其像設而尊事之于以勵吾匪石之志而遂其靡他

之初心此蓋其節尤苦而其事尤難非止爲福田利益計也况妙法蓮華攝末歸本實經中王孺人持未亡人之操修優婆夷之行絮布締葛以成此經于一一鍼中顯堅密義于一一字中加精進力既乎終帙了無所得以無所得故證入毘盧華藏海雖名爲出世間法而于人倫風教實有所繫是宜昇承驪將順于凡精舍所宜有者既盡力爲之不敢後碑石既具復疏其事而來請也是用不辭而備志之以昭示乎將來非獨爲婦人女子之勸而已

贈張君廷曙知孝豐縣序

程敘政

成化甲午秋應天府鄉試報至京云有徽之人魁一經者詞林諸君子笑顧予曰是必春秋魁邪意我郡人素多以春秋名者予笑應之曰安知非他經也已而張君廷曙以易經魁多士由是君之名一日聞四方論者以爲當復魁南宮而君數奇凡屢上不第弘治癸丑夏始自莫都銓廷授知浙之湖州孝豐縣云君平日慎操履有識見遇事可否人誠僞卽以言或規之其爲學博而知要古文詩賦皆能亦恒有奇語予被放里居與君家

相近每好天日必出尋勝處相邀嬉嘯咏山水間不復問世事或數日不見必相招致傾倒乃已旣而君入京師予亦被召北上追惟曩時遊從之樂有不勝其惘然者矣君將赴孝豐過予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我邪予不覺懔然曰是誠無可以益君者君家世易學則凡所以居官事上處已蒞人豈有出於子之易者哉湖州古吳興郡有佳山水可樂而孝豐實新翔縣民未孚事未集亦大有可虞者取子易之一二引而伸之使暴者馴勢者理困者紓則庶幾乎子易之不爲空言而儒吏之效

可幾也夫易聖人之所以前民用而謹幾微其尤要重
於中正而已如以中正而治一邑則將無疆而不惑其
何有于新故哉雖進而一郡又進而一藩入佐天子
而澤萬民亦何加焉此吾之所望于君亦君之所自負
者餘不足道也予家中世自休寧播遷河間君父教授
公舉正統辛酉鄉試嘗以河水登陸過焉先曾大父尚
書喜相語曰吾家一孫亦新舉子呼使禮賓敘鄉誼卽
先少保襄毅公也其後君弟復聯姻程氏而予獲友君
情好孔篤今一旦遂遠去作縣其能不槩于中邪雖然

士之所志者遠大而不安于近小蓋其上道德其次功名緬仰古人炳然在目君能不勉焉求無負其所學而增光于桑梓也哉是爲序

水晶宮客詩引

程敏政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客多遺之詩者間持視予予觀諸詩人之意大率以爲吳興苕霅二水之勝聞天下宋楊次公登明月樓賦詩有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魏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宮道人鏤之印章廷器以嘗客於斯也

亦因以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宮無所見獨唐逸史謂
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廬中若夢然第覺其身
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曰此水晶
宮也其說出乎怪誕然唐人習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
晶宮者當本於此則因以詰廷器曰世之人以幻爲真
而或啓妄者之慕倡隘者之爭予知之乎盧相之事如
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有僧孺之紀安石之墩啓而
倡之或慕焉或爭焉真幻相尋於無窮而予之所謂水
晶宮者將得爲已有乎將不得爲已有乎廷器曰不然

廬相所見者碧霄之上吾所遊者卷畫之間吾豈若僧
孺之所謂慕者矧魏公於吳興爲世家吾於吳興爲旅
寓亦非若安石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也遽廬天地瞬
息古今亦孰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
山友先正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客吳興而曰水晶宮
客獨不可乎予爲之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語矣因
讀其詩而序之廷器名鑑喜書史雖間出遊江河有賜
夷千皮之風遇文人韻士鑒別古法書名畫觴詠竟日
惟恐失之蓋其情致清灑足稱其名非盡出于好事之

舉也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程敏政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書字者渾然不啻如天成鏤梓刻石者亦渾然不啻如已出則兩者之難恒均趙松雪每有所書刻石必付茅紹之蓋事有相輔而後可傳者如此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程敏政

急於投人緩於報德蓋世之通病而況丁家國之難得所依庇者哉宜趙魏公與天台楊處士叔和有倦倦不

已之意如此魏公於是可謂忠厚人矣處士四世孫商
霖起進士歷聞廣僉憲以文行知名於今實藏此帖吾
又意處士平生不特庇魏公一事而積學累行固有以
貽其後之人而勿替也哉是可寶已予見魏公書真行
多俊逸流鬯獨此卷典重不苟豈以處士爲前輩人故
歟抑考此書公年六十有五雖無復少時臨池之興然
猶自謹乃爾則視世之未老而偃然自肆以加諸人者
不又異乎若公出處則先正固有定品有不俟乎予言
者矣

稽氏遺墨詩序

吳寬

人子於親之亡也悲思之極見其遺物庶以自慰況出其手而筆之者乎使見之不猶念於慕其聲容茫然而無所依者乎然此亦以識其親者言若生而早孤不知其容聲者則見其手筆所以慰其思者又當何如也德清稽君啟明者生九月而父喪其兄昱始四歲母守節育之而卒賴太父之教以至成立少則從人訪其父手筆顧已失而不可得久之始得於其鄉姻沈氏紙墨朽弊纔數十字耳執之感泣愛重如拱璧然標飭成卷乃

自題識于後而士大夫爲賦詩者若干人夫此數十字者非古人奇迹可玩而何致題詠之多如此豈非稽君之孝有以感動之乎君爲人既孝且與其兄相友愛嘗奉其遺墨示予予視其氣貌藹如知其爲孝友人也蓋久困場屋今歲始從太學生授郟城丞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夫能爲一家之政其能爲一邑之政有可推者蓋古之循吏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故因君請予書而及之

機樂存藁序

吳寬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
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
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剡川之有王右丞香山
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
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
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
竒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
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
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

之者他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蓋自青霞處士以詩鳴於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旣仕於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輒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爲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旣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蓋五十年於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琬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於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

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未獨
謂其望弁山盼雷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
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予故取而詩之隱君諱
疇遺夫字也以號機樂故題其集曰機樂存榮自隱君
旣沒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爲詩蓋有
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跋解學士筆舫銘

吳寬

筆之用於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
間吳興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

夫多爲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爲作銘蓋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爲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跋所錄楊叅謀誄後

吳寬

右元張文蔚撰楊叅謀誄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虞氏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

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于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王汝椿之爲叅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椿能文。予又從王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誅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

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吳寬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爲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
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
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
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
其一亦真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二本乃知
此帖蓋爲公平日書課所謂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
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

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絕徐而察之愈無窮蓋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趙文敏公手帖

吳寬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

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國初者數人而不幸槩以法免蓋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爲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黃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爲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趙仲穆馬圖

吳寬

予嘗觀唐陳閔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真能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爲文侍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吳京希周字說

吳寬

秋官員外郎吳君懷德有子曰京浙江提學憲副李君

若虛嘗爲之字曰希周及將冠也請其說於余余聞京之爲言大也天子都會之地謂之京師周武王遷鎬當時謂之鎬京又謂之周京而員外君以是名其子憲副君又以是字之其義果安在哉天下之習俗足以移人故孔子曰里仁爲美生於荒陬僻壤之中所識者不出乎市井屠鬻農稼之間盱眙然睢然言不能中節動不能中禮其聞見博而薰陶熟者必名都大邑之子也以員外君之愛其子其所以處之者蓋必有所擇矣然天下之名都大邑孰有如京師者哉京師者朝廷居其

上百司庶府列其下英才賢傑之士維出乎其間衣冠
文物之域詩書禮樂之淵藪員外君由進士歷職郎署
居於此者殆將十年親見其盛而心樂之且其子亦自
孩提時遊處于此而遂以命之名其意豈淺淺哉所以
使之身乎此心乎此習與性成乎此見朝廷則知尊見
百司庶府則知重見英才賢傑之士則知所以飾吾之
威儀而博吾之知識也此員外君之意也然吾嘗聞之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君子
進德之心夫豈有終窮哉自有天下以來都會之盛莫

盛於鎬京蓋文武之所莫居其人材則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其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其制度文章則周官之書其治化則關雎麟趾之詩也以員外君之厚待其子名之曰京夫豈不欲其尚友千百世之上仰望有周之盛親質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講求周公之所制作讀周官之書誦關雎麟趾之詩以大成就其所學也哉他日出而仕也又豈不欲其法周之禮樂行周之治化致吾君於文武之上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者哉此則李君之所以字京者可謂深得員外君之意而發其所未發

者矣京其勉之哉遂書以貽之使歸吳興質之憲副君其以爲何如也

霅溪新造石橋記

楊循吉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夫構橋以利民吏職也然以官爲之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爲者誠憚於財與力也夫若是而後有好義者出焉以濟吏之不及霅溪在府治東南三十里其水出自苕霅而東流入乎海其上適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木構數毀弗便行溪人承事郎王文璧

倡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
皆取之於其人之所願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
匱也茲非濟其吏之所不及者耶夫天下之人不可迫
以法而可使以義有如此矣吾聞之人才之生無所不
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
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橋成又
四年而高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余爲之記記之以
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而爲之

送石庵先生歸序

李夢陽

右副都御史石庵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詔
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詰李
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卽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
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
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汙耳墨耳清
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有聞焉
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示勸也
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耻競也故
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

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于是欲佚者知上之能
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
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
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黃
金錫歸杯酒釋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
弗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四王體物
之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
之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轡代天丁出而

巡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于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瘡
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墉
城畫廨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雷行
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
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
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主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
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又有
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
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勵之鋒歛蔣公者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

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
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
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
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
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
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
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惟洽竟
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

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
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
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
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
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
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
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
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

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
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
劉麟龍覓咸徙居湖與吳琬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
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竟死年三
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
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日與之游令人
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蔡生玘歸吳論學一條貽之

湛若水

動乎動而不離於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乎動故能

實藏心於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於明久而滋晦
神在外也聖人之學盡心而已矣天地之全莫或尚之
故能盡其大日月之明莫或翳之故能盡其明聖人之
全莫或蔽之故能盡其心

湖州府誌序

劉麟

作誌者其知道乎在昔建侯國有外史置守以來其法
始廢今天下名郡古大國也萬古此區宇萬古此時事
有事則有書道固然也掌記之法豈以建侯則有置守
則無若今文獻猶夫古也孔子言禮嘗嘆其不足重可

知也矧天道文於上地道文於下人道經緯乎中無非
事者書可廢歟由是觀之史亡而誌興天也夫郡不可
以無誌猶王不可以無史其道甚明肆今天下雄州壯
邑師表烈烈而誌則漫焉良以史學無傳君子難之辭
尚體賦故言焉而不疚政有典則故行焉而不窮議論
之家辯以肆辯非誌也序述之家宏以侈宏非誌也它
文體紛如惟誌相沿於史不變然不得謂誌爲史猶史
之不可以爲經若春秋可曰非史衆言稽於聖故史可
曰經上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法炳如無非誌也作

者得其義不奸其名慎其法不忘其體典則森嚴誌之
辯敷是故有弗錄錄惟其實有弗書書惟其直天下信
之民可徵焉百世傳之聖可俟焉斯誌之極軌也誌有
文於是爲足徵之文誌有獻於是爲足徵之獻凡所書
記巨細皆然有聖人作必起而徵之道藉以明作者將
樹功於天地操觚所及造化同其運鬼神効其祥奸諛
畏其誅幽潛發其光裁成有據教育有方徵輸有藝上
下有章昭百禮化百物以康百姓故政有經而民知尚
誌之所由作也非知道者何以與於斯故天生俊乂以

時收之寥寥墜典至是大明數則然歟湖州府誌西林
張先生作之先生晉產本經術危科以文行翹拔進爲
翰林吉士時與六館史氏師友淵源覽中秘贊編摩有
良史才已而出入兵民驗其學者旣廣來知府事劇煩
別穢曾不逾年百廢具舉嘗求故實湖長老曰府誌殘
缺久矣先生憫焉歸安縣教諭嘉定浦子適來先生數
考問知其才命之曰予作府誌汝其承之浦退而次第
其畧若發凡起例筆削論贊悉受成于先生是誌也爲
紀一爲表五爲誌八爲傳一十二爲卷一十六凡三萬

五千餘言草甫具浦以告于先生先生曰告夫南坦以
草來示因得徧觀作而嘆曰善哉斯志不遐遺不穿求
不詞費因於古哲憲於今王尋源討流昭述前事典則
不費優劣粲然廣一家之業得八書七畧之指四方是
式真用世長民之盛節也昔夏人作禹貢而厥功叙周
公作職方而厥民阜孔子作春秋而王法寓書記之功
網維人極其來甚遠有郡其可一日少哉異日鈞衡總
成鴻筆廣此而已先生書來曰吾治郡也始求於萬而
今會於一盡職効忠恒以不足爲懼作者之志夫子得

之其著于首簡以詔來者

送浦海濱擢國子助教序

劉麟

君子之仕也奚爲難難乎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舉而措諸天下無難也我國家憲古圖治首隆學校京師建太學郡縣建鄉學學各有師凡以造士也論士之秀者自鄉升於太學論師之造士有顯功者亦自鄉升於太學制也勾吳海濱浦子來爲湖之師暇日偕張生朝雄謁予於東山之坦徐觀其貌慤而法聽其言辨而衷觀其度周密而靜與之上下古今曲而

中心雅重之私語張生曰師模不當如是耶莫能淹也
於時郡守張西林鐸素豪俠負氣無能得其懽以浦子
爲材獨傾心焉出郡誌屬之曰此非子不可毋辭浦子
退而綜理其事不逾年而成屬辭比事宛若司馬遷氏
經制有等善惡有倫事核而文詳而有體余讀之不能
釋手嘆曰吾始見子之面迺今得子之心以故契誼益
深數與往來見其井井然有條理也厭厭然其能始終
也斤斤然其明哲也欣欣然其樂人之臧也戚戚然其
憂人之不修也遇士大夫以禮處諸士子以恩噫嘻獨

文也乎哉由是聲華藉藉旁溢他郡督學文谷孔公以
文稱雄海內拔浦子於儔人之中庭論移日各詫相見
之晚以禮聘校書吳山書院而簡擢適至張生來坦上
言故且徵文焉余曰曩固謂其莫能淹也遽若是其速
乎今之掌銓衡者率以資凡良有司三載稍稍遷用其
次九載考績若浦子蒞湖學不三載而遷茲秩抑有繇
也 明天子在上選部得人鼓舞豪傑能不襲常今日
浦子爲湖之師湖駸駸然易志而嚮方自茲而進于太
學則爲天下師矣舉而措之天下濡其教者不若湖之

士耶善人國紀攸賴異日調燮元氣股肱王室未必非斯人之教余不文敢以此爲天下慶

重修安吉州廟學記

劉麟

湖州府僅一州州曰安吉歲嘉靖癸丑冬江侯一麟以陳謹榜進士來守是州下車卽宣布憲典博詢民瘼凡所設施開誠盡下無何仁明播昭遠邇垂白之老匿跡巖穴者皆出而更相走報曰父母至止百凡教令一不可後德聲藉藉流布四境非其農歎於其野非其旅歎於其塗曰我等何以不蒙斯澤明年當路者檄侯平役

長城鱗年已踰耄居常寢疾侯至風聲所震扶杖往觀
遭於卞山之麓歡若平生匆匆呼酒僅以再酌侯作而
問曰此有山曰天目公知之乎高三萬六千丈有奇週
迴八百餘里上下龍潭一十有二泉源百派支出多不
可知曰東吳曰吳興曰中吳四顧皆山莫之與京夫物
有峻極如此其受氣必多多則不容但已一麟所守之
土在焉山經茫昧不知何以處之麟曰嘗聞其名不得
其詳敢問其山之德侯曰微哉微哉一麟視篆尚淺也
獨愆陽霽雨光怪百出是吾憂也麟謝曰吾方朽於坵

堙之下何以示復及此卒酌而別明年仲冬觀察與槐
謝公少南過訪至自京洛麟以江侯之問質之公曰江
子以道守官非徒問也昨問道於予欲觀子臣弟友之
學以予三督學政又嘗共圖建學又曰廟成尊崇孔氏
之徒邈而上之將無師乎虞夏商周誠非一聖聖固
相師也學成敦奉今王之法仰而求之將無學乎庠序
學校古非一學學學固相因也至一麟之身則偶墜焉
瘵通邃古何以逭之因以士習文體示之殆未盡也明
日觀察握手言別諄諄謂予曰若江子可謂好學也已

吾二人舊學不忘切磋相成不亦可乎又明年天目山中陳叅知棟塘良謨狀來亟言學事若曰江侯克瘳厥心惠我州人永永門人陳敬則輩尋源討流箋記晰晰廟學創始於洪武己酉增飭於弘治己酉迨今嘉靖己酉百二十年間本已荒蠹又歷辛壬癸甲傾圯甚矣侯日惟惋惕乃述州人迫切之狀告之當路當路感動時惟桐城阮公鶚太倉王公忬績溪胡公宗憲邢臺趙公孔昭宜山陳公觀衡建業謝公少南江陵姜公廷頤許州徐公洛皆同聲報可財取公羨力取民隙合前府判

唐侯堯臣今生員吳惟堯典膳吳明良所助共得金若干損益調度咸若厥則又時以贖刑之金足之是以厥工底績若神首文廟成兩序從焉東序又東啓聖祠焉西序又西神御厨焉次儀門成左祠文昌鄉賢竝焉右祠名宦土神列焉總以戟門皆在泮之上又其次明倫堂成前有精舍東西分教齋焉後有高亭敬一刻箴藏焉公廩官廨附堂左隅皆在廟之西爾乃繚以周垣巍然煥然實生肅穆足慰斯民之心落成之日侯以厥工馳復諸公阮本文宗實專其槩遂請公記事阮曰吾方

有事軍旅汝盍告夫南坦麟受知我阮又嘉侯丕績遂
勉承茲役侯曰麗牲有石已與諸生卜吉麟方瞑眩起
而濡毫乃曰三才廣運羣聖迭興極軌之來已非一日
苟爲用世者將弘其化思執其機能勿勞乎因侯之跡
求侯之心必有弗營而構弗繪而文者存乎其中盛世
不加隆叔世不加損燦然星羅凝然岳峙農工商賈不
戒而喻子臣弟友不招而入舉國所不及知而侯獨知
之者豈必親操版築日走官牆之下乎蓋自侯問山下
麓講道長城吾與謝公固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嗟乎列

星爲傳崧岳降申固皆受氣之多也天目於我何有哉
成人有德小人有造固奉若天時也宮牆於我何有哉
導迎有術雨暘時若光怪悉爲休禎矣理則然也君子
之道立乎此而參於彼並而三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下學上達夫子行之學之者惡乎不然今日師表人倫
者烝我髦士春秋各一其業以時稽程天下無事則習
俎豆而究遺經有事則修戈矛而收獻馘文事武備無
乎不講伊周方召共惟帝臣當倭奴弗靖之日江侯奉
拳於斯可謂深識遠攬不爲細人之圖因是而求在昔

命州曰安曰吉豈無意歟訓曰在知人在安民詩曰藹
藹王多吉人亦此意也德輶如毛侯克舉之吉士由之
而出民其安乎百世之下不以予言爲謬然後知斯州
之名於是爲稱敢以斯州斯學爲斯世賀藁初就復於
侯侯拜稽首讓於同官曰霍君與球周君時協恭之力
若學正何君濬學訓羅君佐顧君有光辛君光佐贊助
尤切大叅陳公兼之吾輩又咸賴之恐皆法所得書悉
書之

重修胡安定先生墓記

劉麟

湖州郡城南何山之陽宋安定胡先生之墓在焉 皇

明嘉靖乙未侍御張先生按浙是冬蒞湖州按事畢謁

先生之墓俾郡守劉君督其僚屬繕治之十二月厥工

告成侍御謂余記其事時郡學教諭鄢君賁來鄢之言

曰胡先生崛起景祐慶曆間歿而墓於斯歷元逮今總

數百年固掬爲茂草廼有侍御惕然振新羣公庶正罔

不奉德於是筮日召徒乃芟乃剔乃啓乃闢蕪穢旣治

神道正直遂崇爾封亦崇爾壙封碑大碣屹然在中豈

數之窮而會其逢耶吾聞古者或墓而不墳防之始葬

猶然今侍御之舉不已厚乎不已厚乎麟作而嘆曰深
哉善教之入人也侍御之施於其道不於其人惟慕斯
存賢賢有象以妥以安遺靈孔嚴後之士將因其然求
其所以然式於斯尚友於斯固有在於松楸壤土之外
者昔比干之墓周武封之後世稱比干之烈者歌周武
之仁維墓有役豈顧瞻愴惻尺寸之情哉鄢曰侍御之
心夫子得之道則云何噫嘻叔世明王不作善治日遠
幸有二三子出以其中正淳龐之氣倡爲體用誠明之
學若規矩準繩立於此而物不能違及其久也薰蒸融

液道業寢廣人欲以退天理以進善教之澤斬而復生
吾道將不在斯乎宋興師道如縷先生乃作當時學者
曰安定胡先生惟先生有身化以端教本故經義治事
之法立而浮華本實以定廷議士論翕然歸之迹其烈
始於湖及於太學將盡一世明睿之才崇其術以授以
淑循循雅飭之風幾還隆古士奮其間若生乎百世之
上當時師之所以授弟子之所以學豈直聖賢之緒餘
哉今日吾黨經其所謂經事其所謂事曰非先生之徒
不可也功加吾道豈有旣哉侍御經術名家真才作用

憲節所向其風穆如夷考其度若一錢一粟亦不易出
至先生之墓則獨無所愛謂非道化攸開而加之意乎
故守茲土者宣其力典茲學者相其成要皆經義治事
之餘也鄢曰微子言幾喪吾往斯墓之役我侍御崇儒
重道之盛節激昂雖多此其爲大夫子書之鄢又曰獨
斯繕治也哉侍御又俾叅藩洪君憲僉焦君求先生之
裔孫授之田廬復其家爲斯墓永永計並可書也用悉
書之侍御張名景汝陽人叅藩洪名某莆田人憲僉焦
名某宛陵人郡守劉名某成安人郡學教授鄢名某豐

城人先生喬孫曰聯芳本如臯人今爲烏程人贍田烏程縣官田一十六畝有奇廬舍地烏程縣鷺行界官地八分有奇

兩山記

劉麟

道場山與何山並峙如手中指與無名指然湖郡多山以渾厚博大言則有弁以雄秀多雲物言則有金蓋名盛宜在兩山上餘山則侍從耳友人凌時東之居去四山並可十里許而所常遊獨在於兩山山之間有安定胡先生慕時東初與吾友陸如崑侍御游未幾與其門

人施邦直輩遊今又與鳬屠子麟遊咸在焉一日麟方
與時東遊其間因謂之曰吾考子之生平臨眺此爲最
多得非居兩山之士耶時稟亦自以爲然邦直在座遂
稱觴謂其先生曰兩山先生自是凡有篇什往來並稱
兩山凌先生云夫時東懷志峻峭可以華嶽居德器安
重可以嵩岱居文思奇絕可以蓬萊九疑居身求目接
撫其盛亦可以弁居金蓋居不此之居而惟兩山是居
若將以爲時東病而時東居之不疑其意將以爲天下
之人不可尚故下之天下之物不可取其雄而吾惟執

其雖不然則有得於安定先生之緒餘亦或其夙昔來遊有適於心茲不可去之者歟苟道有所得情有所適而好之而居之是天下士居於兩山也其何病之有獨念夫居者之不常足爲山之病焉耳升沉久速隨時而屈伸者人也安壽靜貞屹然而常存者山也山與人違行故山有所不移人有所不居山在而王者去山奚賴焉吾二三子者皆學古愛人有治平之術安能如兩山兀兀老茲土而不去耶無已則有術以處之使出者去之則處者主之亦何爲不可人有託其妻子而遠遊者

山雖可好將不得比於妻子之間耶矧吾三人之出處參差不齊麟最先出邦直次之時東又次之最後出者則其歸也亦宜爲最後譬之同室之人並至一舍而返朝出者必晝歸晝出者必莫歸吾三子之出處也宜無不然若然則吾將先歸倘佯其下以俟諸君之來耳未間姑以時東主之也願書以記

湖南崇雅社引

劉麟

南垣子曰社有大小我則未之前聞日用飲食硜硜小人惟立義以篤近將導和而完身遠之不達于邦國近

之不及於凡民方之大道眇焉若塵皆窮栖無位者之所自好而聊以慰離索於同羣顧安能施博舉遠敷宏一世而爲仁雖固陋之可疾乃敬遜而獨存也甘泉吳子初作是會西溪龍子題諸首簡曰斯社之興將以舒恬曠之懷修契與之好達生委性悠然於安順之境而不自覺也又曰析義考文淑儀寡過相求夫麗澤之承者率藉於斯信斯言也立社爲會不於其大而於其雅道固以切近精實爲貴也况繼甘泉諸子之後而作士人在四方者爲多又一

亦可謂

爲社之小者若大宗之支裔別出曰小宗云

門門銘

劉麟

爾身雖微而司何重其慎爾職作關鍵總闔懋于不
顯保于無斁曰慎爾職惟日休休惟夕惕惕曰慎爾職
邑侯萬西原去思碑

劉麟

西原萬侯治長興政成而去民思之不置於戲此兩漢
以上事也今復見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好惡拂人之性亦出于偶然古義不終絕也良
以大夫治行久而愈光雖州里之近準之天德王道罔

不合一蓋政無大小得其本則萬化從之理則然也雖
異時亮天熙載有二乎哉南坦麟病垂死兒輩禱于神
祠逢諸思者如泣如訴禱竟不去兒問曰老有瘁色何
也朝不食歟夕不食歟不然則無衣無褐也渠曰不然
客歲無禾中稔蠶績亦成第丙辰以來賦繁役重二月
之絲五月之穀皆已乞諸隣里正不知何以卒歲或曰
時事使然悲無益也老曰吾不徒悲思萬侯而悲無依
耳賦匪常賦役匪常役何代無之萬侯乎其政吾無憂
也昔者徭有偏重毒如天災侯實憫之乃括查丁產叩

爲十段以此輪編百役惟均彼秦越其民聽其流亡者
其侯之罪人也踵侯之武吾黨自食其力瘁不至此侯
乎侯乎治常如此實生我也如之何其弗思乎又曰我
侯孔武沉謀潛運足以定國安民方倭奴深入聞變惕
然乃遍歷湖山度其形勝守要於山設險于水可戰者
以戰爲守可守者以守爲戰藏以九地動以九天使民
如神姦宄恃以無恐爾乃選精拔銳朝夕訓練戰守之
法親長之義無不申嚴恩信皎如日月望其氣知其兵
皆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者此無他分數定而

刑名精也方張之寇聞之遠遁一邑生靈賴以安全彼
權謀家快心一戰流毒四境死轉輸者十一死鋒摘者
十九父母之責誰其任之其或膏梁統綺不教而戰又
其最下皆侯之罪人也踵侯之武吾民將萬年保其家
室侯乎侯乎應變若此如之何其弗思也又曰我侯靈
明有相若古鑑無埃也懸金于門死囚歸獄減耗於倉
輦任畢來民以爲神我侯奉職如此思之若廟見神明
何時而已侯善政孔多吾輩衰颯不能盡述幸逢儒秀
爲一拾其遺兒曰曩者盛夏旱魃爲災侯乃率屬虔禱

徒步疏素或陟在巖或降在原三日得雨侯勤苦不已
又三日得雨霽霽歲用大稔萬姓賴以生活老知之乎
老曰吾黨本從侯上下潭洞拜舞之人野廟匆匆庶其
今雨某有罪焉兒輩又曰昔者隣邑縱虎出柙捕收小
兒侯極力救護幸不盡捕官失其綱五霸遙起構成大
難翁知之乎翁曰吾小兒在捕仁恩淪膚浹髓今適遺
亡失今不言侯善泯泯微子之言獲罪於天廟貌森嚴
神必殛我兒歸具述歌枕聽之心戚戚不已嗟乎麟亦
仁覆中之一也百口之思與老人何異無何諸耆舊叩

門一老前致詞曰祠中之遇吾黨不能已之至情也幸
夫子筆之於石久之將物於物而造化之變與之俱往
豈不惜哉囂如聚訟訓師張君崐山亦來問疾因聞諸
老云云張怒形於色叱之使退師且曰汝等知其然莫
知其所以然也一貫奉侯最久自下車以至就徵常祿
之外一毫不取于民凉凉行李送者悲嘆故事公者遺
侯一無所受富商巨室聚金二千有奇追之雷淀荒墟
暮夜民或言之侯嘆曰此物奚宜至哉麾之使去兩舟
判然嗟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雷

淀之却與楊關西四知何異大節如此肆今諸政風行
草偃皆本之此良由至大至剛之氣候能以直養而無
害其所以然也老人之請幸夫子許之乃颺言曰吾所
聞者則異於是麟以安仁之故得與太翁前霸州公共
守鄉例歲時入飲魚魚相懽侯以家範忘其所謂尹者
翁亦嘗嘗申說家常酒數行翁曰吾育此子恩斯勤斯
又誠憫斯生今學古物之則也吾生瞻慕者宋司馬君
實也兒五六歲則以馬公五六歲事訓之兒十五歲則
以馬公十五歲事訓之豈不知古大賢不可企及祇恐

杜季良豪俠之風先入膠不得脫吾志荒矣不然婁師德可耳麟得之嘆曰橋梓之志如此豈可量哉今侯宰邑退若處女及其臨事勇如一國交神明却強虜德盛政修所居民安旣去民懷求之兩漢循吏何以加諸夷考君實當時君子稱之曰能受盡言又曰如麟如鳳不驚不搏霸州之大情可得矣歲癸丑霸州歸南昌亦時時書來詞指一致今侯之所施設無非是物霸州可謂善教侯可謂善學根之深者其光華是則其所以然也獨求侯以跡非知侯者管窺何足以盡豈宜書石老人

嘆曰吾黨死期漸迫惟石是賴麟曰此峴山羊叔子事也今百世之下知有羊公墮淚而忘其石是羊能傳石石輕而羊重也宜圖其永老曰不然吾黨所重在石南垣子年亦八十有四卽嫚罵曰吾過矣諸老之言是一咲起而走筆俟江西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諱虞龍別號西原

廣西橫州判官雨舟王公墓誌銘

劉麟

王濟字伯雨少穎敏好學弱冠補郡學生例補太學生試秋闈屢蹶年踰壯謁銓曹授廣西橫州判官橫嶺南

瘴癘地去鄉幾八千里君怡然就任橫會缺守州政多
弛盜且作君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
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不變盜亦潛弭州以
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詠其下采其風土物
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
之所論逆猛事尤詳識者服其先見無何以老母疏乞
終養橫民傾城留之不得歸事何又十年色養之餘沉
酣古雅與僉憲西溪龍公霓太白山人孫君一元輩觴
詠取適君衣冠甚古居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

座酒行意暢忽自稱紫髯仙客或病其放君不然若汎
愛而中實介然決擇若今銀臺張石川奉其翁天方公
吟眺往來殆且十年得其詩若干篇好事者題曰浙西
倡和梓行於時夫賢斯慕慕斯集集斯勝勝斯述述斯
永觀是詩君子以爲知道樂而貞和而文名教餘地庶
幾乎浴沂之亞座上如雲者能不嚮風而來乎千里逢
迎恭不勞慎不憊非忠信固存其何能穀或以爲放何
足以知之若其從弟太學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君內
勸之學外禦其侮怛焉惠焉放者固如是乎下洲一等

者君捐資以通其有無難則排之紛則解之有告於君
君應之無難色放者能之乎又其下者達諸婣黨饑食
之寒衣之藥餌槥埋之雖倒囊不惜放者不爲也故內
外人士瞻望雨舟若綴旒之有冕深延庇覆以爲恒至
浮屠傾圯亦力治而不惜或曰雨舟爲才所使不然要
皆義稟獨厚遇事激發無所不至求之同生固稀逢也
晚又號白鐵道人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花蓋夫人宮
詞若干卷傳於世嗟乎雨舟已矣君有決科應制之器
不獲取一第於其鄉側舉非其志有長民御俗之術不

獲領一牧於幾要判橫非其遇有博物崇古之識可以
追騷翼雅谷應水南官詞諸作違其情自夫仕橫一出
治橫民間橫政蠻烟瘴水矣往非橫熟其中者固已不
勝念厥宗祧圖於茅渚僅得漢齡過亦晚矣曩者輯才
韜識逍遙邃古究厥機微鬼神莫測志亦孤矣獨母何
太安人華堂上壽溍灑備至融融洩洩久而後終天壤
間不知何樂可以加諸君乃得之若太白山人西溪龍
氏兄弟姑蘇張氏橋梓論道說詩以及四方儒彥臨眺
往來君又得之予嘗造焉觀其雕梁藻榻錦衾繡茵都

上世所遺益以法書名墨朋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
可窮盡君又得之意興悠然豈復尋常銀臺張君狀其
行有曰冲襟曠度可以敦鄙可以寬薄益久交而獨見
也又曰追論生平有涕沾膺豈曰無從君子因雨舟之
訕求其所不訕大略相當或可以無憾矣銘曰作牧殊
方鮮不悖道乃有寅畏弗弛弗躁宣文振紀以來以勞
君子之堂君子之操宦成曰歸詠以寄傲藻興輝流有
區有要慨昔多聞有識有造秦書漢隸譏評獨到鼎彝
詭秘甄收入與慎爾多見敦修允蹈事賢友仁晚益慥

慥乃睦乃任弘施厚道猶子是後友于有報維良攸徂
維鄉凋耗栗栗貞氓詞以永告森森樂丘式者是悼

處士吳甘泉墓表成告文

劉麟

與公死別已四週星紀痛傷可勝言哉某戀仕日久惴
惴小心如臨于谷檢身淡薄取予不苟雖日在廷不殊
在野以先生之教不敢廢也獨不知先生長逝以來英
魂安在憂也樂耶纂幽史耶記玉樓耶杳杳塵凡吾不
得而知也吾兒已成禮門下幸有兒息則將分傳先生
之廕敢不敬存其故某不日亦將掛冠而來椒漿之奠

心已有期今得太史陳公表墓文成緣未登石先書一通遣人陳告若有未慊夢寐可傳吾將往告于陳而敬易也投淚摘詞用伸下忱伏希昭鑒

吳甘泉入鄉賢祠文

劉麟

嗚呼清修之節君子或能勉之惟始終不貳者爲難及其既歿輿論升聞後之君子秉道弘化以公以任爰求既往用勸來今人心不死潛德載新蓋天不能無意于斯人也猶惟甘泉先生朴雅天植孝悌夙敦居約行偉氣和言溫澹泊明諸葛之志高明尊仲舒之聞擬其跡

若孤山之操終老韋布探其中有沂水之樂自服鳳凰
結社湖南嚴歸約以蓄德讀書董塢積歲月而杜門內
重外輕不邇不殖旁搜遠述有識有文觀著述者當與
其窮理而不必多其推演聽吟詠者宜高其養性而不
必求諸寓言示訓彝於黨里來顧問於縉紳古所謂儒
者高蹈聖世逸民求之叔季或庶乎斯人夫辛巳蓋棺
迄今二紀落莫士林弗彰盛美不朽者行難湮者理數
值幾宜論符遠邇秉議者振其幽芬當道者定其公是
式陳厥位肇祀於鄉序列先正之儔伍密邇夫子之門

牆衣冠奔走俎豆馨香斯文之慶吾道之光惟俗之勸
惟人之倡風教之助國家之祥丕顯丕承彌遠彌芳先
生之風被於無疆荷與休哉

示牖

劉麟

華封人祝堯惟三爾何幸而得其二但庶之所加非易
易者只我時見後人之生不知老之至矣且驚且喜喜
劇而懼心生一春燈花不斷令人懼而又喜輾轉在懷
吟成數語示爾藏之勿與俗人言也百凡寬和以導迎
主氣慎守慎守吟曰老將爲異物

唐人曰爲異物死也

外物乃相

仍

又曰子孫身外物也

曾曾如燕鴈

上曾曾我也下曾曾孫也

相見幾人曾

音

竭愚忠以申至計疏

陸 崑

臣嘗聞有天下國家者患有忠讜之言弗得上聞則雖有危亡之事而不自知故臣能諍於君使少知悔悟必不安其危而利其菑又何禍亂之有臣歷觀自古姦邪欲擅王權必先蠱惑其心而眩亂之君亦皆自賢其臣若秦中車府令趙高語二世以嚴法肆志悉耳目之所好齊侍中和士開說其主以無自勤約宜及少壯極意爲樂唐中尉仇士良教其黨以天子不可令閒宜常以

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卒之趙高亂秦士開禍齊士良壤唐使三君者能用忠言必無此患仰惟皇上英睿夙成仁孝兼備光膺寶命庶政維新天下方仰治平之澤未幾寵倖用事顛覆典刑太監劉瑾蒙蔽導從狎昵群小陰引馬永成魏彬傳與羅祥谷大用之流出入靡常游宴無度累朝元氣刻剝殆盡以致上千天象災異疊見聲聞流布遠邇寒心臣屢有論列但以天高聽遠人微言輕未

蒙省覽亦由羣小佞諛 陛下必謂官中游樂何害政
治何關理亂此正高開輦所以欺其君者殊不知 陛
下一身爲天地百神之主繫 兩宮 宗社安危海內
生靈休戚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
致千百年之患且 陛下深居九重豈知小民窮簷蔀
屋風日之不庇 陛下馳騁游宴豈知小民疾首蹙頞
赴愬之無地乃者雷震西中門及天地壇是上天垂戒
至尊至近之人也彗出紫薇垣乃惡氣所生除舊布新
之象又紫薇爲帝座天意若曰君側有小人當除去也

方今夏秋亢旱自南京至于鳳陽上抵荆襄南及江浙而蘇常鎮江又遭用兵之後數千里內禾穀不登米價騰貴泉脉斷絕買水給日財賦之區公私匱乏民物蕭條京城內外盜賊充斥夫民窮盜起邦國必危理勢自然天時人事如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安可輕身縱欲盤樂怠傲况當英妙之年血氣未定萬一蒙霧露或不逞意外之虞固知天地宗社神靈眷佑祖宗先帝成憲具在然禍固藏於隱微而起於人之所忽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懼哉此臣

所以日夜皇皇恨不碎首玉階以清君側之惡以謝曠職之咎也內閣部院大臣受顧命之託膺心膂之寄所宜鞠躬盡瘁弘濟艱難遇有關失隋事匡救就使諫而不入更須伏闕死諍聖心必有感悟顧乃怠緩悅從間爲忠義所激論諫類多異順退託以玩時塞責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其自爲計得矣如先帝付託天下屬望何哉臣待罪臺諫義不容默謹昧死再陳伏望陛下念上天眷命之難謀祖宗締造之不易民心歸服之無常因事知警側身修行防微杜漸下臣此疏特

勅內閣部院科道官會同查議劉瑾及所引用馬永成等悉行誅戮以絕禍本仍保養聖躬勵精圖治制節謹度委任大臣務學親賢講求古今治亂以爲勸戒至于政令乖違刑賞錯謬賑災弭盜漸以修舉庶幾禍亂不作災異可弭實四海生民之福萬世無疆之休若以臣狂妄亦乞重加貶竄誠不忍坐視阽危也無任激切之至

廣忠益審聽斷以隆聖考疏

陸崑

切念臣自蒙罪廢卽往鄉莊養疾屏處草莽者幾二十

年緣杖傷體無完膚筋骨沉痛遇天陰及秋輒發今犬馬之齒六十容髮益悴死亡可待報稱靡由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有千慮一得垂絕之言陛下試

傾聽焉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內稱

皇考孝宗敬皇帝 聖母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三

月十五日 詔書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

后 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興國太后嘉靖三年四月

十九日 詔書復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與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

統禮兼盡夫至情茲者本年九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詔書開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

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

母各正厥名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

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

一一條具聞奏等因欽此欽遵臣伏惟 皇上嗣登大

寶於今四年 大禮之議尊稱之典播告天下至再至

三今 大禮已定尊崇已極人倫天敘名當其實無可

言者顧於廟祀之典容有未安大小宗之議尚有未
協明詔所謂舊章弊政孰大於此臣今弗敢雷同禮
官諸臣之議以相助匿非亦不敢勦說近議者之見以
煩瀆聖聽直援古證今就事論事仰惟陛下受天
明命上遵祖訓入繼大統以奉宗祧和衷典禮維
皇建極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夫何議者庸陋援執漢宋
二事宜乎弗能當聖心以申昊天罔極之情定國
是以杜曲學阿世之輩謹按古者天子七廟太祖居中
三昭三穆七世親盡則祧其有功德者謂之世室如周

之文武百世不遷又禮繼太祖者爲太宗繼禰者爲小宗惟昔帝舜紹堯之天下瞽瞍爲天子父尊崇之極萬代法程 陛下繼統承宗同條共貫臣竊見邸報近議者張璠等疏謂 恭穆獻皇帝宜稱皇考固然禮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陛下不宗

孝廟何邪璠等又謂天子無爲後者若繼 孝宗有絕親之過兩考之嫌固然禮有三父而服無二斬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朞年藩王入繼大統者不得顧於私親所以重大宗也 恭穆獻皇帝小宗在所當繼

孝宗 武宗相傳之大宗乃可絕邪惟我 恭穆獻皇

帝未嘗臨御天下璵等謂宜別立廟 大內無干正統

孝宗敬皇帝稱皇伯考則是太廟之內終無禰廟昔

商高宗典祀獨豐於昵致雉雊之變孰謂堂堂 天朝

可無禰廟邪璵等又謂宜如宋太祖唐中宗稱皇伯考

彼先譏禮官不學無術以漢宋共皇濮王爲據今乃不

法堯舜三代及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元帝何邪若據禮

謂聖庶尊宗伊欲升祔 恭穆獻皇帝於 太廟以繼

大宗必當與 孝宗同室昔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春

秋以爲逆祀則 武宗毅皇帝御世之時 恭穆獻皇
帝尚在藩服今若加於 武宗之上不幾於蹈魯之失
邪原始要終必居一於此矣况 興國乃 皇上興王
之基所以繩繩繼繼臣愚恐 神靈尚猶瞻顧 帝鄉
昔漢諸帝於郡國皆有原廟孰若請擇 宗室近屬以
繼 興國而承小宗是 獻皇帝永尊爲始封之君本
支百世而亦不遷 陛下入繼大統 聖子神孫則當
傳之萬世以承大宗二者並行而不悖矣今 陛下恭
膺 天命之初正服行教化之始以建極之 君當議

禮之任誠宜開張 聖聽以廣忠益延攬羣策聿求厥
中奈屢更於聚訟之紛紜竟眩惑於諛之反覆以古禮
爲舛錯以羣臣爲朋奸上離間於 兩宮下取譏於萬
世豈近議二三人優於聖經賢傳先儒成說諸臣廷議
邪爰自議禮以來大臣相繼斥逐羣臣屢蒙譴謫甚至
死者十有七人邇來天妖地孽國乏民窮邊卒驕橫而
胡虜猖獗不識近議二三人曾爲 陛下畫一策否耶
臣久處江湖竊懷 廟堂之憂比聞政欲聽一得之愚
又恐冒出位之嫌念荷 累朝厚恩未報况身在畎畝

志不忘 君亦惓惓之忠也固知緘默自保言出禍隨
誠以君臣大義不忘史魚之忠生死一心甘效臧洪之
節伏望 皇上容納善言審於聽斷有言逆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追惟 前詔擬議 成命無
徇婦寺之小忠以盡繼述之 大孝乞 勅該部質諸
議者會同查處各秉大公無我之心有至當歸一之論
定一代之典禮爲百王之大法益隆 兩宮之尊養因
得萬國之權心豈非 聖明盛事也哉臣又聞閒住錄
事錢子勲者妄言 獻陵在南命擇吉穴於 皇陵營

備迎請梓官亦章聖皇太后千秋之計此寔機誦
之尤者臣不勝駭愕未遑廷議何以處之蓋我恭
穆獻皇帝始封興國慶衍皇圖陵寢久安山川靈
秘萬世弗可輕動者昔我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創
業垂統經營京都肇建宮闕分列藩封惟祖陵皇
陵之在鳳陽泗州者未嘗輕議彼何人斯輒乃妄言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亦徒見近議者之一言取寵故敢效
尤固知聖明不爲所惑儻徇一時細人之言以墮詬
諛之術或疎洩王氣而震驚神靈係于宗社國

祚大計彼雖萬死莫贖乞亟誅戮以絕狂悖萬世幸甚
如臣有謬妄亦甘重典以謝議者緣臣病廢弗克躬赴
瞻望闕庭無任懇惓待罪之至

股肉銘

陸崑

維皇降衷元化攸結受諸父母是爲正烈在子盡孝在
臣盡節夷險一致百挫不折股比干心周萇弘血張睢
陽鬚顏常山舌匪隨物腐貞堅如鐵咨爾後人監茲往
轍

正德丁卯正月元日予與同官以言事被逮下詔

獄閏月五日辭具要名妄言九日癸丑賜杖于
朝堂遂成創腫膿血淋漓又二十餘日砭下股肉如
掌念遺體藏諸藥裹以歸歷盛夏啓視堅凝不變三
復戚然豈所謂痛定斯痛邪四海之內千載之下必
有知者因銘之以詔後人勿因噎而廢食也噫是歲
重陽日玉厓記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一終